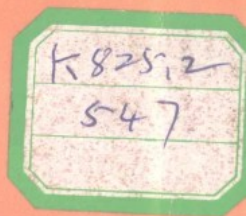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建中 著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军 旅 足 痕



ISBN 7-205-04490-1



9 787205 044909 >

ISBN 7-205-04490-1/K·505

定价:15.00 元

军 旅 足 痕

王建中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军旅足痕/王建中著. —沈阳:辽宁人民出版社,1999.2
ISBN 7-205-04490-1

I. 军… II. 王… III. 王建中—回忆录 IV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3682 号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字数: 150 000 印张: 7.375

印数: 1—2 000

1999 年 2 月第 1 版

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丽竹

版式设计: 赵耀今

封面设计: 杨 勇

责任校对: 姚喜荣

定价: 15.00 元

前 言

今年我八十有六矣，原写一回忆录，只战争部分，现整理出版，名曰《军旅足痕》，实为战争年代的主要事件的记录而已。因年龄不待，急于出版，所以只简单的复看二遍，有所改动和增添。因搁置时间久了，稿本佚失一本，另一本丢了四分之一，勉强补上。所谓勉强，就是未带参考资料，只凭记忆，五十年前之事，已模糊了。为了凑满一部史书，只好如此。

写实是主旨，去水分不夸张，更不吹捧自己为内容的要义，此事还得读者去评。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，惊天动地的人和事，屈指难数，而我与同僚只率一师之众，参与斗争，何足道哉。不过这局部的历史资料，也是中国革命战争史大树上一片丰叶，亦有参考价值。

王建中

1998年秋

目 录

(一) 东北军学兵队	1
(二) 平西游击队	34
——回忆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的战斗生活	
(三) 从游杂武装到人民军队	69
——记晋察冀军区(后)五支队的改造过程	
(四) 五支队是怎样从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	86
(五) 参加百团大战	140
(六) 抗战后期的战斗与整风	149
(七) 创建新根据地与土改	162
(八) 在松花江南	192
(九) 参加平津战役	209
(十) 南下抵桂林	215
跋	230

(一) 东北军学兵队

西安事变前，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屯兵西北，与在陕北的红军对峙。国民党在西安成立西北剿总司令部，总司令为蒋介石；张学良为副总司令，代总司令。张在湖北与徐向前红军作战，互有胜负。后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川西北创新根据地，于是张学良有了功劳。红军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，将进攻陕北的东北军一〇九师牛之峰全师歼灭，割了牛头；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阵亡，并将其师歼灭四个营，团长高福原被俘，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。东北军有6个军，号称20万人，实际兵源不足，东北人死一个少一个，被歼一个师，则被南京勾销一个师的番号。张学良有所悔悟，由此下去，东北军打光了怎么办？在红军争取下建立了联系，变成假攻，红军丢几条破枪，让东北军报战绩。张学良将军之所以悔悟，三个条件促成：一是广大东北军的军心所向，都要求抗日，反对内战。二是地下党起了很大的作用，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刘澜波，就在西安，与东北一些元老名人，向张学良提许多建议，要抗日，要保存东北军。张学良常为之动心，东北大学的请愿代表宋黎被委为秘书。宋是党员，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，起了很大作用。第三是不满蒋氏

统治的压迫，不愿为他卖命剿共，因而演变到直接抗蒋的骊山兵谏。张学良想吸收抗日新力量，接受周恩来的意见，招收青年抗日救亡分子，成立训练班，培养基层干部。因此，派人去到北平招兵，去的是东工委的人，到北平与中共北平特委联系上，从党的系统、民先系统、群众团体——东北救亡总会下19个组织，秘密串联，联络了约一百多人。第二次派赵天野去北平活动，又招集一百多人。第三次派尚英去北平，动员到200人，因西安事变已发生，未能到西安。学兵队第一批为一连，二批为四连，西安事变前后在西安招集抗日青年50多人，编为第三连。这近三百多名青年救亡者，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成为中坚力量。解放后谷牧担任副总理，不少学员成为党政军各部门的高级干部，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贡献。

我是第一批去西安的，编在一连。现把一连的训练、政治学习、生活和战争等情况，写在下面，以供参考。

一、平汉线闷罐车里

北平西站上停着三个闷罐车厢，一个上尉军人，指挥着登车，手里有本册子，人们按呼喊和熟人的招呼，登上闷罐车。约百人左右，挤在三个车厢内，车内铺了草。和我相熟的人不多，熟人又不在一个车厢，反正都是青年学生，抱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奔着一个方向。我当时23岁，在那里算大的了。白天坐着聊天，唱救亡歌曲，夜间挤着睡。

沿途车站木栏杆外，都是卖各种吃食的，所有车站皆然。到河南界内，东西特贱。在北平时一餐饭也是三四十枚

铜板，如在小摊上就便宜多了，一角钱可吃三餐（一角钱合46个铜板），在河南10枚可吃一顿饭。有当10、当50的大铜板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。

有一个扒车犯，在火车正开动时，突然蹿上车来，原来平汉线上扒车匪特多，火车在奔驰中能够上下。遇见我们这伙学生，问他是干啥的，为啥扒车。他说买不起车票，所以扒车坐坐。韩涛和程志刚就跟他宣传起抗日来了，他也只连连点头而已。

一个车厢里，大都互不相识，但又好像因有个共同理想，互相间都很亲切。胡扯乱谈什么都有，但不知不觉的说着国民党不抗日，骂着国民党腐朽。这些话在北平只能少数人在公寓里小声说说。在这里车声隆隆，人们大声言笑，气氛不同。

二、推光头，穿军装

火车第二天早晨，到了西安站，有几辆大卡车来接，拉到一个澡塘。一个大个子麻子上尉军官，告诉大家先洗澡，换军装，按军队规定，都要推光头，今天包了澡塘。

脱衣服洗澡没问题，理发的人手不够，得等候理发，不过推光头也快。推了以后，互相看着发笑。一个上午收拾完了，军装都穿上了，在院里排列成队。上尉很客气的说，为了负责任，请同志们脱帽检查，大家把帽子摘掉，都是光头，才又上汽车拉到东城门楼下。

上了城就先编班，按大小个编为九个班（这时又从西安来了一些人），班长是从警卫二营抽的，都很精干。我分到

第九班，班长陈志孝，对人很和气。

按排班次序，到二楼上摊铺位。自己带的东西交统一保存，这里按军人发了所有的东西。而且内务必须整齐，被子叠法，皮带，背包都各有放处，看起来成一直线。旧军队在这些形式上的要求，是非常严格的。

我们队名叫学兵队，队长是警卫二营长孙铭九兼，队副是中校康洪太，才从部队调来的团长，副队长就是那个大麻子上尉于维哲；三个排都有排长，一个中尉，两个少尉，附属在警卫二营内。警卫二营是负责跟张学良副总司令站内岗的，每人两枝枪，一枝盒子枪，一枝三八马枪。他们一个连住在楼下。

第二天早，起床号一响，赶快起床叠被子，哨音一响，马上到楼下集合。警卫连集合迅速整齐，而我们有些乱了，因找班排有的都不熟，喊口令后动作也不齐。在我们来说，一群学生，还未教练，怎能一下子整齐，但警卫连就非常耻笑我们。这个消息一传来，第二天早集合就快而整齐多了。

三、军政学习

半天军事训练，半天政治学习。早操除跑步外，还进行个别教练。上午正式出操，从徒手单个教练，到持枪单个教练到班、排动作，都是在城墙上。西安城墙上面特宽，城里面靠墙处，也大部是麦田。杨虎城守西安时，军阀刘振华炮火攻城，由于城高而厚，所以打一年多未攻进来，现在正用上作操场了。每班带开，班长进行逐个教练，3个小时中间休息一次。大家都在学操练，但一干半天，感到枯燥乏味。

有时在课堂上，由康洪太讲步兵操典。于维哲也讲课，有一次学生问到他在红军所见，因为他是被红军释放回来的。他说红军进陕最多一万人，因一路行军，在一点上通过一天，最多也就是万人。他们战术灵活，专门包抄，又特别勇敢，所以东北军阵亡两个师长。又讲了红军生活状况，大家很爱听。可是有人提意见，即警卫营长孙铭九的侄子孙殿奎，不是从北平去的，在意见簿上写了不同意宣传红军的意见。下次上课于维哲再也不讲了，还作了解释。学兵队从西安东北军内吸收少量人。也有持不同意见者。下午为政治课，因那时政治教官没到，就出题由学生自己讨论，以抗日为内容。讨论中就出现了不同意见。因为一讨论抗日，必联系到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，联系一系列反民主，反三民主义，实行法西斯统治的问题，有少数人不说不抗日，而为国民党的政策辩护，争论就展开了。开始说话还有点顾虑，越说越胆大，对国民党的腐朽揭露就越深。政治课时间，军官不参加，班长文化低，发言的也少。

有一次请苗勃然来讲话，以寓言形式骂国民党，有一句话说“搞那么个美也不美的龄”。大家哈哈大笑，这时内部几乎是公开斥责南京。其他单位是不能的。但限制我们外出，星期天洗衣服，不能请假上街。在这些辩论中，大家都受到教育，党也找到了发展对象。我作了几次发言，有时慷慨激昂，正因为青年受压，无家可归，正是发泄怨气的机会。争论的问题很多：批判攘外必先安内谬论与维护先安内谬论之争，斥国民党政治腐败与国民党也搞了建设之争，新生活运动之争；最重要的是蒋介石不抗日和抗日之争。有那

么几个人就是唱反调，为国民党粉饰太平。有人数着蒋介石的丢东三省，热河、冀东、察南建伪政权，又搞了何梅协定，华北五省特殊化，几乎流出眼泪。而对立面的人，则称蒋真想抗日，但准备未作好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对攘外必先安内，对立面则说是解除后顾之忧，问他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抗日，不是力量大了么？但对方就不服。至于斥责国民党搞法西斯，搞中统军统等，杀人如麻，斥南京之腐败等，对方总是借口说现在需要，说国民党搞了建设，南京修得很好等相对峙。有一个同学，挖苦新生活运动说，敌人到了门口，你没扣好风纪钩，没扎好皮带，也不能先抵抗，得先扣风纪钩。辩论相当激烈，但持反面意见者，常理屈词穷，处于尴尬状态。

生活方式的改变，政治思想上进步与充实，因成五律一首：

脱却旧蓝衫，戎衣枪上肩，
楼中斥腐败，墙上演排连，
士气呼辽水，军心望白山，
救亡流浪者，投笔到西安。

四、纪念“九一八”活动

党布置要利用“九一八”大搞宣传活动，不只教育本队，要影响警卫二营，因为和二营常在一块做文娱活动。那时支部人不多，负责人先是高翔后是张折（张慎斋）。我由张折介绍才入党，是新党员。可是介绍时讲的加入CY，是共青团。那时工作起来党团不分，其实中央在6月份已决定

共青团并入共产党，下面有的还不知道。我本来无什么艺术才能，但积极参加演了两出话剧。一出是旧剧本“喇叭”，饰其中老翁，这出戏意义不大，因有剧本，上演得快。另一个是新编的话剧“打回老家去”，描写一对年老夫妇，流浪到关内，寻找在东北军当小军官的儿子，颠沛流离，终于找到了儿子。剧情动人，不少人泪下。我饰其中的老头。一百多人，人才不少，当即创造出两首革命歌。一首是“打回老家去”，王林词；一首是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，反内战的歌曲，王林词，徐瑞林作曲，歌词很适合东北军的思想情况，曲调上深沉，很感动人。这两首歌现在还能找到，应是很好的革命歌曲。李伟善唱歌，教了几首革命歌曲，“保卫马德里”唱得最有力。

“九一八”上午，在城内东南旷地上，和警卫二营共同开了纪念会。刘澜波还到会讲了话。学生代表讲话最深刻，是韩涛作代表，事先准备了讲稿，有声泪俱下之势。

五、党的活动

党内可有小组活动，我和徐瑞林和一个姓张的3人编一小组，开小组会用散步聊天的形式，传看党内文件，特别得小心，夹在大本里，外人看是在看书，实际是看文件。“八一宣言”就传看过。有一次在休息时，我站在女儿墙边看文件，装着皱着眉头，被孙营长侄子孙殿奎看见了。事后碰见他就问我，你昨天看什么愁眉苦脸的，我说一封不痛快的信，就支应过去了。实际上他们同情抗日，积极开办学兵队，可是对共产党，他们还是防范的。那时东委（东北军工

作委员会)直接领导学兵队的党组织,负责联系人是宋黎。宋是东北大学的代表,临时为张学良的秘书,因学员不能外出,必需他亲自来联系。晚间利用到孙营长处串门的机会,假装出来解手,张折在城角处等着,谈谈情况和请示问题,时间又不能太长。后来张折称病,说是肺病,不能与大家共住,另支个小帐篷在女儿墙边,这样活动才方便些了。党是完全处在秘密状况下,除同小组外,没有横的联系。可是时间长了,也互相摸得差不多了。因为党内布置一件什么事,在群众会议上,按党的口径发言的人,就估计差不多了。但也不能随便自接关系。党有战斗力,又利用各种形式,不暴露党员身份,灵活而按原则的活动着,互相间有时候心照不宣。

张折不久回北平养病,由李震负责支部工作。李是后插队的,晚到一个多月,是党特地派来的,是上海工人。还有张岗,看出来是在领导层活动,但没有和他直接发生过关系。在群众面前暴露党员身份的情况,没有发生过。

六、咸阳古道

学兵队成立一个多月了,总的印象还不错,但是在小的方面有不足之处,比如,旧军官和二营的士兵,老以旧军队那套军人姿态来要求,总觉得这批学生散漫些。厕所离住楼太远,住楼在前箭楼二层,厕所在绕一个瓮城还往南拐,共有三四百米远。有一个同学夜间有尿,怕远没出去,向楼柱子根部尿,尿流到下层的警卫二营一个连房内,于是大吵起来。一下子传开,把学生说成懒散之群,威信下降到了极

点。就在这时要进行野营训练，目标咸阳郊区。

行程也只六七十里，背着全副武装，路上还搞一段急行军，搞一二个科目，初次行军是很累了，但无一人叫苦，无一人掉队。到宿营地时，帐篷已运到，班长领着支帐篷，班内务摆整齐了，才开晚饭，已是天色黑了。就弄水洗脚，有不少人脚上长泡，班长告诉不要弄破，用针线穿透，把线留下，泡水出来了但泡不破，不会影响明天走路。夜间要站岗，子弹不要上膛。约下半夜2时左右，我被叫起站岗，在宿营地左角，前面是开阔地，大片的棉田。过一回儿，前面有响声，我发问谁，响声停了，也看不到什么。过一会儿响声又起，像有人走路，连问几声，又不响了。一班岗一小时，闹了三次。

第二天提前起床，天还未亮就开始急行军。这天我把绑带打紧了，走路碍事，又不能停下重打，和前面队伍掉了几步。队副康洪太赶上来，以为我走不动了，非要接我的枪背，我不干，跑几步赶上队伍。

回到城楼上以后，大部分人叫腿疼，有半数人走路样子都变了，两腿发直，但全连没一个人掉队。这回大大的受到表扬，认为这些人是过硬。两天走一百几十里，无一人掉队，而各项科目也认真，于是对学兵队的印象大变，一片赞扬之声了。

咸阳古道之行，是一次考验，这批年轻人经得住考验，不只空谈抗日救国，而是能实干的。

七、四连到来

第二批从北平来的学生到了，内中也有熟人，是在10月份，有140多人。于是原学兵队称一连，这次来的称四连，还要继续招二三连。张学良想搞一批人代替国民党派的政训员，并培养成基层抗日军官。孙铭久以抗日积极而出名，左得很，深得张学良信任。孙这次自兼队长，康洪太为队副，又来一个中校孙队副。孙铭久想自己抓势力，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
为了统管两队的政治训练，成立一个政治处，从一、四连抽十几个学生为干事。我被抽到宣传股，秦文芳为股长，共3个人。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个政治教官，上课回来对我们说，谁知讲些什么，反正乱讲一通，四连反映说不行，乱说一通，于是这个西装革履的教官就走了。

宣传组3个人，要编小报，出板报，除约集文章外，还要自写，主要是秦文芳自己动手。

政治处由陈再励负责，陈和我同乡，我在本县读师范时，他那时是教员，不过未教过我们班。估计他不是党员，说话满口新名词，做事还很积极。我们没谈师生之谊，他可能不认识我了。

看来张学良是重视这批力量的。

八、张学良训话

训练时间虽不算长，政治学习上始终没有教员，讨论题渐枯燥，而要求抗日行动或工作的意见就越来越多。孙铭久

讲了几次话，不解决什么问题，言语粗率，除宣传张副司令坚决抗日外，谈不出别的东西来。当时绥远发生局部抗日战争，学兵队党总支部讨论要求去绥远抗日，未与东工委请示，就把申请书送到孙营长处。回答：不同意。因此引起骚动，以绝食相威胁。于是请求张副司令接见终于实现了。

在张学良公馆外院，一、四连列队前往，将进院，见到一个便衣老头，个子不高，值星官喊向右看。以后听班长说那是常恩多，挂一〇五师副师长衔，实为张学良家务的总管。进院后班纵队站好，康洪太副队长准备报告，手拿个纸条在看，不多久张副司令出来了。康队副喊立正，上刺刀，然后向张副司令报告实到人数，枪支数。结果临时紧张，少报了100人。应报259人，他只报159人。那时两个连250多人。

张学良讲了近一小时的话，他处境如此，公开讲话，既不能骂蒋介石，也不能指责南京政府，也不能讲联合红军共同抗日。所以讲的中心是表示坚决抗日，不忘东北三千万父老在水深火热中。措词慷慨，决心甚大。学生听了以后，更进一步相信张学良是决心抗日的。讲话完毕，康又喊立正，下刺刀。待张走后，队伍带回。最高长官见到了，乱提抗日要求的呼声不见了，但抗日信心提高了。

九、打野外与实弹射击

时间过得很快，已秋末冬初了。生活也习惯了，和二营关系也不错，所以，不那样的拘谨了。军事教练，一个连排进攻动作等，都得到野外去，游山逛景也可借机而行。登了